

閩中理學淵源考

徐公喜 主編

【清】李清馥 撰

徐公喜 管正平 周明華 點校

上



文靖公像

理學淵源考辨叢刊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閱覽

閩中理學淵源考

上

徐公喜 主編

張品端 副主編

【清】李清馥 撰

徐公喜 管正平 周明華 點校



文靖公像

理學淵源考辨叢刊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B244.05
20131
1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閩中理學淵源考 / 徐公喜, 管正平, 周明華點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1. 12

(理學淵源考辨叢刊)

ISBN 978-7-5506-1039-2

I. ①閩… II. ①徐… ②管… ③周… III. ①理學—研究—福建省 IV. ①B244. 0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01311號

- 書 名 閩中理學淵源考
著 者 徐公喜 管正平 周明華 點校
責任編輯 林日波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經 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蘇鳳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 郵編: 210038
開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張 29.25
字 數 76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1039-2
定 價 118.00圓(全二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 025-68037411)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饒師範學院朱子學研究所招標課題

福建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宋明理學研究中心課題資助

總 序

理學流派衆多，異彩紛呈。歷代學者對前代理學學術作“分其宗旨，別其源流”的工作，始於宋代而盛於明清。從宋到清，理學學術史著述貫通，繼南宋《伊洛淵源錄》、《伊洛正源書》之後，元代有《宋史·道學傳》、《道統圖》；明代有《伊洛淵源續錄》、《閩學源流》諸書；明末至清代，有《元儒考略》、《聖學宗傳》、《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儒林宗派》、《理學宗傳》、《清學案小識》、《北學編》、《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民國初期編纂有《清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與《清儒學案》又合稱《四朝學案》。許多著述源於理學士人強烈的社會危機感、學術危機感和歷史反思意識。從學術層面對社會治亂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和總結，他們得出的一種帶普遍性的結論是天下興亡在人心，人心良莠在學術；要拯救天下、拯救人心，必須明辨學術。李顥就說過：“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理學學案著述大致分爲四個階段，明末清初成爲高峰。

第一階段，南宋時期，是理學史著述起源時期。《伊洛淵源錄》是南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所輯理學家傳記匯編，專門敘述理學的源流，成書於乾道九年（1173）。朱熹《伊洛淵源錄》“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遊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甚若邢恕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錄其名氏以備考。……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四庫全書總目》）。朱熹把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及其弟子的行狀、墓誌銘、遺事等傳記資

料，排成理學譜系，並以二程爲中心，溯源探流。自《伊洛淵源錄》後，《宋史》特立《道學傳》，由此開理學史著作之先聲。李心傳《道命錄》採用文獻編纂與注文論述相結合的體例，以程頤、朱熹爲主綫，記載宋代 140 年間道學三起三落的興廢歷程。《道命錄序》說：“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爲之，而非（章）惇、京、（秦）檜、（韓）侂（冑）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他又說：“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

第二階段，元至明中期，是理學史著述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主要有元代《宋史·道學傳》，吳澄《道統圖》；明代有殷奎《道學統緒圖》，謝鐸《伊洛淵源續錄》，宋端儀撰、薛應旂重修《考亭淵源錄》，林稹《續朱子伊洛淵源錄》，朱衡《道南源委錄》，薛甲《心學淵源錄》，陳階《道教淵源錄》，鄔良佐《道學統宗內外二傳》，江尚和《紫陽道脈錄》，金賁亨《道南錄》《台學源流》，劉元卿《諸儒學案》《儒宗考輯略》，王之士《道學考源錄》，楊範《道統言行集》，陳雲渠《浙學譜》，劉長卿《浙學心傳》，王圻《道統考》，馮從吾《元儒考略》和《關學編》，周汝登《聖學宗傳》，徐奮鵬《古今道脈》，魏顯國《儒林全傳》，楊應詔《閩學源流》，劉鱗長《浙學宗傳》，辛全《理學名臣錄》，趙仲全《道學正宗》，劉宗周《聖學宗要》《明道統錄》，程瞳《新安學系錄》等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元儒考略》提要說：“明儒喜爭同異，於宗派尤詳，語錄、學案，動輒災梨，不啻汗牛充棟。”

第三階段，明末清初時期，是“理學學案”著述鼎盛期。主要有孫奇逢《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和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熊賜履《學統》，萬斯同《儒林宗派》，張伯行《伊洛淵源續錄》《道統錄》，此外還有魏裔介《聖學知統錄》、《聖學知統翼錄》，魏一鰲《北學篇》，湯斌《洛學篇》，范鎬鼎《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國朝理學備考》，張夏《洛閩淵源錄》，竇克勤《理學正宗》，錢肅潤

《道南正學編》，朱寧《尊道集》，汪佑《明儒通考》，王維戊《關學續編本傳》，王心敬《關學編》，朱顯祖《希賢錄》，耿介《中州道學編》，王植《道學淵源錄》，張恒《明儒林錄》等。

第四階段，清朝中後期至民國是理學學術史著述延續時期。清中後期有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唐鑑《清學案小識》，劉廷詔《理學宗傳辨正》，羅澤南《姚江學辨》，黃嗣東《道學淵源錄》，成孺《國朝學案備忘錄》，何桂珍《續理學正宗》，王檢心《聖學淵源錄》；另民國有徐世昌《清儒學案》、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等等。

從宋到清，理學史著述除了貫通這一特點外，還形成了以下特點：

1. 體例豐富，各具特色。宋代朱熹作《伊洛淵源錄》，明代劉元卿作《諸儒學案》、馮從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聖學宗傳》，明末清初孫奇逢作《理學宗傳》，反映學派源流，撰寫學者人物傳記，不反映各家各派的學術宗旨，仍然屬於紀傳體史書的範疇。從體裁上看，既有年譜傳記（如《濂溪志》等），也有學案（《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類傳（《理學宗傳》等）、雜考（《元祐黨籍碑考》等）。

2. 內容龐雜，著述繁多。主要有：概括型理學著述，其中正史中的《道學傳》、《儒學傳》等反映各朝各代儒學研究和發展的概況；部分型理學著述，如《諸儒學案》、《聖學宗傳》、《儒林宗派》、《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綜錄型理學著述（分通錄與斷代），如《伊洛淵源錄》、《道南源委》、《元儒考略》、《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理學宗傳》、《清學案小識》、《北學編》、《國朝宋學淵源記》，以及《清儒學案》、《諸儒學案》等；地域型理學著述，如《閩中理學淵源考》、《江西理學考》、《關學編》、《洛學編》，以及《台學統》、《北學錄》、《皖學編》等等；專項型理學著述，如《實學考》、《顏氏學記》等，更是多不勝舉。

3. 學術多元，相互交融。朱陸合流與分異成為主綫，宋以後學術發展多元化與一元化交融。其中《明儒學案》以王守仁心學發

展演變為主綫，全面系統地反映出明代學術發展的全貌。

4. 續修成形，前後相映。如朱熹《伊洛淵源錄》與明代謝鐸《伊洛淵源續錄》、林稹《續朱子伊洛淵源錄》、張伯行《伊洛淵源續錄》；明代馮從吾《關學編》與清代王心敬《關學續編》；清朝湯斌《洛學編》和尹會一《洛學編續編》；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與清王梓材、馮雲濠編《宋元學案補遺》；孫奇逢《理學宗傳》與劉廷詔《理學宗傳辨正》等等。

儒家把自己看成是中國文化的傳承人。韓愈在《原道》卷十一中，首次明確地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傳授譜系：“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自從朱熹的《伊洛淵源錄》以後，後世以儒學道統為主綫撰述學術史的著作紛紛而出，陶望齡《聖學宗傳》序言稱：“統不一則大實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真奸於曲學。”從《諸儒鳴道集》、李心傳《道命錄》到元代《宋史·道學傳》、吳澄《道統圖》，從明代黎溫《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楊廉《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到清初劉元卿《諸儒學案》、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熊賜履《學統》、張伯行《道統傳》、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以及《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皆有此意。

世人普遍認為“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同目擊其弊，因著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儒林宗派》），闡明了萬斯同編寫《儒林宗派》的宗旨。孫奇逢編著《理學宗傳》時也認為辨聖學、分正統是影響世道盛衰的要事，指出：“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他編有自己的道統承傳譜系，指出：“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

子，孰爲今日之貞乎？”張夏則認爲：“世之儒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由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尚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蝕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他認爲：“學者居今日而尚論前人，或聞其名未睹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驗本末始終，而知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張夏：《雒閩源流錄原序》，引自范鎬鼎《理學備考》，清康熙十七年刻本，五經堂藏版）從中反映了宋明道統所遇到的困境。因而恢復與振興道統，可以說成爲宋以來，理學家們一直爲之努力的目標。清王新命《學統序》也指出“然人心之不正，由於道統之不明；道統之不明，由於學術之不端”，指明熊賜履著《學統》就是爲“繼正脈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就理學史著述而言，朱熹《伊洛淵源錄》、萬斯同《儒林宗派》、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張伯行《道統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以及熊賜履《學統》等的成就最爲突出。

《伊洛淵源錄》開創了理學學案史的先例，明、清以來不少學術史著作者沿襲這一體裁。這是朱熹對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由於《明儒學案》本身傳播的影響所及，如今的明代儒學研究，多以黃宗羲《明儒學案》中的選錄作爲治明代儒學思想史的經典和文獻依據，論者又每每取黃宗羲案語，而不及周海門、孫奇逢等，忽略了《聖學宗傳》、《理學宗傳》等的研究價值與歷史地位。然《聖學宗傳》、《理學宗傳》均早於《明儒學案》，周海門的《聖學宗傳》成書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1605），孫奇逢的《理學宗傳》比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成書早十年。對於《明儒學案》的學術價值，錢穆先生提出了中肯意見：“余少年讀黃梨洲《明儒學案》，愛其網羅詳備，條理明晰，認

爲有明一代之學術史，無過此矣。中年以後，頗亦涉獵各家原集，乃時憾黃氏取捨之未當，並於每一家之學術淵源，及其獨特精神所在，指點未臻確切，乃復時參以門戶之見、意氣之爭。”“故其（梨洲）晚年所爲《學案》，亦僅可爲治明代儒學者一必要之參考書而止。”（見《讀劉蕺山集》，《錢賓四先生全集》（2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351，頁365）指明《明儒學案》不足以作爲研究明代儒學最終的文獻依據。

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是我國較早的有特色的系統的學術思想史專著，爲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應當認識到《明儒學案》是深受《聖學宗傳》、《理學宗傳》影響的，《明儒學案》之體例是間取《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之形式，就此，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有過評論：“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海門主張禪學，援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疏略。”說明了孫鍾元的《理學宗傳》包含簡述這個學派的源流及宗旨內容，至於“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是否“不以門戶之見”也只是黃宗羲之見而已。

《理學宗傳》將漢代至明末的著名學者分爲三類，“有主有輔，有內有外”，“可謂別出手眼”。第一類，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等十一子是理學蔓衍的宗統、主綫；第二類，其他各代名儒是理學發展的羽翼、輔綫；第三類，歸於與理學道統相背離的異端。對以上三類學者按人立傳，摘其語錄、著作，然後加以評論，從中探尋理學發展的脈絡、階段和變化規律。

《學統》五十六卷，清朝理學家熊賜履所撰的一部學術史著作。時人謂熊賜履“以王佐之才，爲聖天子輔，啓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徐世昌《清儒學案》謂熊賜履曰：“康熙一朝宰輔中，以理學名者，前有柏鄉，後有安溪。孝感則由詞臣致位樞衡，侍講筵獨久，本朱子正心誠意之說，竭誠啓沃，默契宸衷。聖祖

之崇宋學，自孝感發之也。”（《清儒學案》卷三十八《孝感學案》）熊賜履推崇理學，提出“非六經、《語》、《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康熙政要·論君道》）。《學統》一書就是“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毋濫”（作者自序）。以正統儒學的觀點系統闡述評判了從先秦至明代各派學術及其代表人物，大體勾勒出了儒家主流：以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九人爲正統；以閔子以下至明羅欽順二十三人爲翼統；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龍等一百七十八人爲附統；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等七人爲雜統；以老、莊、楊、墨、告子及二氏之流爲異統（《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

閩學淵源流長，自有唐歐陽四門倡起，其後海濱四先生相繼，至龜山先生獲“道南”之譽彰明聖學，閩學開始得以正統而居，至朱子而極盛，其後餘波相沿。《閩中理學淵源考》原名《閩中師友淵源考》，九十二卷，清朝李清馥撰。仿前修體例，序學脈布流，上自龜山，下迄明末，博採群書，井然有條。書成，以特例入四庫，足見其爲學界所重，對此，《四庫全書總目》語之甚詳。

清人張伯行在閱讀仇熙所著《道統傳》時，發現仇熙忽略了與儒家道統傳承進程相關的諸多人物，因更爲增輯，上卷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及顏、曾、思、孟。下卷載周、程、張、朱。其《附錄》中則載皋陶、稷、契、益、伊尹、萊朱、傅說、太公、召公、散宜生及楊時、羅從彥、李侗、謝良佐、尹焞。人各一傳，述其言行，而以《總論》冠於卷端。其目的在於一方面使學者更好地理清道統的淵源所在，另一方面可以適應當時朝廷崇儒重道、文教聿興的環境。

學術界對於探討理學淵源的古籍整理呈現出一種零碎化、簡單化的現狀，相關內容多數只是散落或部分出現於各類理學古籍中，這對於欲深刻瞭解並掌握理學淵源的研究者而言是不便利的，研究思想方法也難以進一步拓展。《理學淵源考辨叢刊》是將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張伯行《道統錄》、李清馥《閩中

理學淵源考》以及熊賜履《學統》輯而為一。這一課題的設立，一方面可以廓清理學發展的脈絡，多角度地探究理學淵源；另一方面可以為學者提供除《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經典著作以外的豐富資料，拓寬學者的研究視野，有助於開拓理學、中國哲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領域。

徐公喜

二〇一〇年六月於南山齋

點校說明

《閩中理學淵源考》原名《閩中師友淵源考》，九十二卷，清朝李清馥撰。李清馥，字根侯，福建泉州府安溪縣人。大學士光地之孫，《清史列傳》載其“生四歲而孤，光地授以《太極圖解》、《通書》、《西銘》、《正蒙》等書，即知以古學自期”，“桐城方苞稱其質厚，安雅氣度，於光地爲近”。對於其仕宦經歷，《清史列傳》記載較詳，稱其“以蔭授盛京戶部員外郎，遷戶部四川司郎中。出知直隸大名府，調廣平，以疾告歸”。是篇以外，清馥尚著《閩學志略》十七卷、《榕村譜錄合考》、《清溪李氏世學考》、《道南講授溫陵學略》諸書。閩學淵源流長，自有唐歐陽四門倡起，其後有所謂海濱四先生者相繼，至龜山先生獲“道南”之譽彰明聖學，閩學始以正統居，至朱子而極盛，其後餘波相沿。《閩中師友淵源考》書前有李清馥自撰序言，闡明其梳理朱學在閩中的傳衍源流、弘揚先賢學術而作之宗旨，自謂“吾鄉先正素尚樸學，自唐宋迄元明，傳經說理之盛，溯厥淵源，粹然者不少，而所以奮起作興者，皆耆賢宿學，啓迪之功爲多。考其旨歸，大都崇獎典型，共趨敦厚，師傳友授，飭躬厲行”，因而“匯集諸家之傳，綜其要者而纂錄”，“庶有以爲知人論世之資，徵文考獻之助”（卷首自序）。《閩中理學淵源考》仿前修之例，序學脈布流，上自龜山，下迄明末，博採群書，井然有條，就理學流別，除按人分派外，緣地域限制，家傳即爲譜系。該書爲學界區域史、理學史研究所重，《四庫全書總目》語之甚詳，無需贅述。此番點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福建採進本爲底本。雖尚有善本存世，而難以索求，姑且盡力取清馥所採之本及內容相關之本以校之。限於筆者水準，其中定有許多訛漏之處，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點校者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閩中理學淵源考》提要

臣等謹案：《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國朝李清馥撰。清馥字根侯，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孫。以光地蔭授兵部員外郎，官至廣平府知府。是編本曰《閩中師友淵源考》，故《序》文、《凡例》尚稱舊名。此本題《理學淵源考》，蓋後來所改。《序》稱“乾隆己巳”，而每篇小序所題年月多在己巳之後，蓋《序》作於草創之時，成編以後復有所增入也。宋儒講學盛於二程，其門人游、楊、呂、謝號為高足，而楊時一派由李侗而及朱子，轉輾授受，多在閩中。故清馥所述，斷自楊時，而分別支流，下迄明末。凡其派傳幾人，某人又分為某派，四五百年之中，尋端竟委，若昭穆譜牒，秩然有序。其中家學相承以及友而不師者，亦皆并列，以明其學所自來。其例每人各為小傳，傳之末各注所據之書，并以語錄、文集有關論學之語摘錄於後，考據頗為詳核。其例於敗名驛節、貽玷門牆者，則削除不載；間有純駁互見者，則棄短錄長。如《廖剛傳》中刪其初附和議一事，《胡寅傳》中但敘不持生母服^①，為右正言章廈所劾，而不詳載其由。蓋為賢者諱，古義則然，不盡出鄉曲之私也。清馥父鍾倫，早夭。清馥幼侍其祖光地，多聞緒論，故作是編，一稟家訓，尚有典型，雖意崇桑梓，而無講學家門戶異同之見云。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②。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① “胡寅”，原作“胡宏”，據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浙本《四庫全書總目》改。

② “蓋為賢者諱”以下，浙本《四庫全書總目》作“是則門戶之見猶未盡融，白璧微瑕，分別觀之可也”。六十一〇二

《閩中理學淵源考》原序

清馥自雍正戊申歲輯訂有《志學錄》內、外篇，因詳考朱子之學，薈萃集成，負荷統緒，其平生師友多在閩中，屢欲參稽編錄而未暇也。乾隆辛酉年冬，效職天雄，適因公赴省，道經博野，謁副憲元孚尹公。公即自述所學，慨然念國朝魏環溪、湯睢陽、陸當湖及先文貞公四先生，欲有待論列於朝寧，因言濂、洛、關、閩五子之書遞衍八百年來，家習戶誦，生於其鄉者，或親炙，或私淑，其別相續，源流更易爲尋溯。傾聆之下，與余夙心所擬者頗合。

歸署後數月，得病，告休養疴。少暇，重尋舊簞，得《伊洛淵源錄》、萬氏《儒林宗派》、宋氏《考亭淵源錄》諸編，錄出，次第訂之，目曰《閩中師友淵源考》。曰“淵源”者，是書以龜山載道南來，羅、李遞傳，集成於朱，而上溯周、程，以傳千載不傳之秘者也。故以龜山冠冕編首，各從派繫遞列相承，不以世次論其先後，而以師承訂其旨歸也。唐初，歐陽四門與翁、林諸賢勃興，爲開閩人文之始。彼時師友未廣也，故列未及焉。宋初，海濱四先生與安定胡氏諸公同時倡學，有魯一變之風，然派別未著也，故另附本篇之後。是道南者賡續，雖名爲衍緒，而倡作則實爲開先，非獨閩省一方所賴，而實千古正學之宗也。由元閱明成化間，蔡虛齋、陳剩夫、周翠渠諸賢後先講學，起而倡述之，經學稱一時之盛。中明以後，學術漓雜；迄於季造，決裂判散，使後生晚出不復見先正本來之懿。先公感焉，嘗論吾閩之學，篤師承，謹訓詁，終身不敢背其師說，以爲近於漢儒傳經遺意。公餘講切，每持此論以救末學之偏，其意遠矣！

清馥竊謂近代異同之習勝者，窮經實踐之功微也。今欲卑訓詁而讀經，蔑師資而求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不亦難哉！自洙泗以來，群哲相承，雖衆論紛紜，莫不以至聖爲折中之準。濂、

洛以後，英賢日懋，雖支流各異，莫不以紫陽爲論學之宗。嘗考紫陽之書，明訓詁，溯師傳，力行一生，使後人知聖功由下學以上達者，其效於今益光矣！今日不問師承、不稽傳注、目空前輩、簞惑後人，是宜賢者之所爲戒。譬猶守家之子，忘厥高曾矩矱，其可乎？

吾鄉先正素尚樸學，自唐宋迄元明，傳經說理之盛，溯厥淵源，粹然者不少，而所以奮起作興者，皆耆賢宿學，啓迪之功爲多。考其旨歸，大都崇獎典型，共趨敦厚，師傳友授，飭躬厲行。是閩中習尚，前輩述之屢矣。今歲律屢更，不揣固陋，匯集諸家之傳，綜其要者而纂錄焉。雖歷代學術不無升降盛衰，醇疵互異，然參互考訂，庶有以爲知人論世之資，徵文考獻之助。獨念大雅日遠，載籍寢湮，耳目所及，掛一漏百，旁蒐遠紹，是在來賢。今聖天子崇重正學，丕承列聖壽考作人之效，海內真儒輩出，尚論閩中國朝師友者，更當詳徵博採，以上溯道南之緒，而闡發濂、洛之傳，猶有望於後之君子。

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二十七日癸卯，閩里後學李清馥謹序。

凡例

凡 例

一、《道南源委》諸賢本傳皆稱先生、稱公^①，《閩書》則從史例皆稱名，今斯錄於諸儒宗師席并近代諸耆德前輩稱先生、稱公，至各門徒則概稱名以別之。

一、是編目曰《師友淵源》，則凡平昔所與諸儒往返論辨、志氣相合，有交友一門、私淑一門，皆附之學派中，非必盡及門親炙也。

一、後世史家《列傳》中，間有載本人纂述一兩篇者，是欲存其立言之旨。近世《理學宗傳》、《明儒學案》諸編，其著述大略皆附之傳後，仿舊也。茲編規製仿之前人，而立教宗旨則恪遵庭訓所聞，以奉一先生之言云。覽者若以此斷斷於同異之辨，則非編錄此書之意也。

一、是編原欲錄其師友派別淵源，故諸賢有傳習源流者，皆錄於學派。其無可考者，闕略尚多，不得不有所遺也。

一、閩中諸公箋注經學者，蔣氏垣、黃氏海於篇末載之，今各於本傳附見，不另別一門目。但諸公箋注儘多，亦不無闕略焉。

一、評論諸賢，在宋則以紫陽、西山諸大儒爲據；元明以降，兼採近世儒宗諸賢，而謹遵庭訓所聞者折衷焉。

一、睢州湯文正公纂《洛學編》，其事實俱本原傳，使後人知所由來，得以定其是非，此祖述《伊洛淵源錄》舊例也。今所錄諸傳，悉本原傳，存其舊名。或有從別本增添者，亦注增添原名以便考證，不敢妄加增入。

① 《道南源委》原作《道南原委》，今正之。下同。